書經注

書經注卷之四　　金履祥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于甘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按甘在京兆鄠縣甘水甘亭盩西方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以天下

大勢論之不爲小變矣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六事之人謂六鄉之卿六卿曰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

之正道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人也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鄉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

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爲功非惟師出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爲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不職其事皆曰汝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鄉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祓社釁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

社戮辱也戮非爲殺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殺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戮辱凡殺而不以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令衆亦曰戮拏戮及其妻子所謂其拏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是也古者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踰必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爲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五帝以來聖聖相傳至啟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旣爲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况暴棄之則父母之思爲何如也民本非易叛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

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夏都河北太康遊田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流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以世官爲名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民以代夏政則鉏其始封窮其新國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卽傳所謂因夏民距于河者卽所謂代夏政葢距太康于河不使反國而羿遂據夏舊都以代夏僭稱帝夷羿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簒國故五子御毋避

難迹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

復國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徯而不返哀宗國

之顛覆痛社稷之危亡親親之怨不能自遏故

述大禹之戒而爲歌也下文五章自是其辭說

者以五子各爲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其爲之其

一其二二者歌節非指五子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櫽栝以爲歌下叶戶予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子櫽栝其辭而爲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

乃底滅亡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爲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大之區遂乃失之爲羿所滅以至於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有叶以百二十斤爲石大稱也三十斤爲鈞小稱也關通和平聖人所以同度量衡以一天下

之制也藏在王府後世則之舉此一端以見典籍規制之備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履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而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纂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已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爲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京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侯胤國之侯入為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者與羿同惡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明徵定保者卽謨訓之辭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定保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為綱領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羲和以下皆明徵之反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猶執藝事以諫豈有爲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明先王之制下證羲和之罪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正羲和之罪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唐大衍曆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
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
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
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
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
陰陽輯睦則陽不亥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
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

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繆何獨謹疑於房星哉

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者也故瞽奏鼓嗇夫馳者供救日之役庶心走者爲救日之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甚也而羲和掌厤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干先王之誅應上文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以下徇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法用之於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此必嚴無赦之律焉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此戒其先時之過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

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此戒其及時之失

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不顧身也懋戒以殲魁威克爲勉以逸德愛克爲戒也

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爾何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遐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爲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

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
即羿也曷爲奉辭伐罪不名其爲賊而止於責
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
供其職卽不臣其君矣而況俶擾天紀爲始亂
乎曰俶擾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
羲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
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保還
南夏而羲和首不爲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
諸侯不禀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
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爾故胤征之

書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五　　　　　　　　　　　金履祥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蔡氏曰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蔡氏曰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竆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居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吾寧與之俱亡葢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
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
世變矣履祥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
爲追書也疑毫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
之爲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
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
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

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亾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涵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司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特南巢之後牧野之戰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眾則是以諸侯而伐天

予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辞首之曰汝曰我后曰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盖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

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眾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心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眾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此軍

律也而遠引罪人不挐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也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中𤳹荀子作中蘬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趙臺卿曰卽萊朱也誥告也周禮誥用之會同此告湯而亦曰誥唐孔氏謂仲虺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

世無君者指此爲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爲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桀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

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者盖氣化聚而生聖人聚
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
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爲也禹傳禪而湯征伐
乃云纘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俱一公
天下之心桀墜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
紀綱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
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
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
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

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上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桀誣天命湯受爽師之命作之師也武王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是也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蓋假天以神其說以令於衆也大學所謂桀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從者是也用爽厥師師衆也謂湯開明衆人之心也吳氏曰用爽厥師與下文

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足滿也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爲所當爲此章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爲朱子嘗謂文武之勢當亦住不得觀湯此時亦正如此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自此下二節因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

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爲公如此有如
此心人孰不信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
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鳴條之師
至此終必爲之也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
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極則
湯不可不爲亦不容不爲矣此皆所以釋湯之

慙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末造簡賢附勢者既繁則公道晦蝕是非不明久矣命德討罪實在於湯鳴條之戰自不可已然又非可比於鳴條之戰而遽已也此章以上皆釋湯之辭此下皆勉湯之辭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夫仲虺方釋湯之慙而又勉其日新何也罪已

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爲悔悔則不進矣然而又慮其自滯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懟者固多自阻而謂無所懟者又多自滿防其自阻也故釋其懟而勉之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固未必有是而仲虺之論亦不容疎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

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爲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卽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於規矩準繩之內不偏不倚經制既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之於後世固綽然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承志自滿之意而言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
保天命
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
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殖有
禮覆昏暴謂益廣其顯遂兼攻凡撥亂反正之
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
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
理勢不可不爲之宜其爲天子也亦有得失興
亡不可不謹之慮此篇之意最爲深密讀者詳
之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折衷於夫子之衷綏定也猷道也古文作繇蓋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自其受於人心則謂之性自其達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是也以降衷而言
則固同此不偏不易之性以氣稟而言則不能
無清濁純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
之安行於是者此所以爲之君也周子所謂聖
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葢綏猷
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者以情言也上
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
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
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
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猶稱夏王從其始也此聖人忠厚之意也此敘夏桀不克綏猷殘民之性非天所命爲天所棄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此自敘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也湯類上帝與

師而學者以稱王誓眾爲諱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學者不以伊尹爲聖人夫不以成湯爲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爲聖者避湯故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桀奔南巢也爲上天爲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眾天蓋信欲生

殖之而不欲遏絕之也明矣蓋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承上文而言天意信在於民故黜夏而命我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皆所以綏猷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忠恕之道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予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爲言實昉乎此此克綏

厥猷惟后爲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
即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猷之
責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歛然戒謹恐懼之意凡
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是乃所
以綏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
綏猷之咎是其爲書辭忱義密當爲誥書第一
與武成大不同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今文尚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萬明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卽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玄王以下祗見厥祖奠于殯宮告卽位也喪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厥祖舊說

謂先王卽成湯則書解爲重複而喪莫亦不應

言祠也

侯甸羣后咸在

孔氏曰在位次也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孔氏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暨鳥獸魚鼈咸若

此言夏后氏之盛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言夏桀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桀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於亳邑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此言成湯所以承天造攻哉自亳之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言太甲嗣位之初所以接續成湯之德正在

此時也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即所以立德之本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先敬其長推之以及遠即孝經所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玆惟艱哉

此繼上章因言成湯之德所以至于有天下者

亦先自親親長長諸事始所謂肇修人紀也人紀即人倫謂之綱則舉其倫之大謂之紀則又盡其事之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則順古今之善居上克明爲下克忠則盡上下之道與人不求備則容衆檢身若不及則日新凡此亦皆愛敬之推積德累行以至于有萬邦此豈易事也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賢逆忠直遠耆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惟玆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上文言創業之事此又言垂統之道以警太甲也太甲上繼先王之德必戒一己之病其病安在先王所戒詳矣昔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又制官刑以警有位然其爲戒則亦言言藥石入主尤不可忽也故因舉以戒太甲焉官刑之儆隔句韻語末句箴體此成湯所作以箴有國家者常使人誦之也殉隨死之謂殉謂其以身

發財忘生縱慾也比頑童與遠耆德相反謂媟
近頑冥少年之人國語史伯常譏幽王近頑童
窮固注謂童昏窮陋之人也卿士有家邦君有
國有一于此足以致喪亡而況於天子乎其責
尤重而迹尤危矣具訓于蒙士蓋古人有國家
者常使瞽誦詩工誦箴諫蒙卽瞭也謂使蒙士
誦之以爲戒也或云自其爲童蒙之初固已訓
之以此蓋養正於初也此伊尹所舉之以告幼
君也此已防其縱慾之漸矣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此承上文官刑之戒使之儆身而念之也聖人謨訓固多廣大深妙之理若此官刑之訓則其嘉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初非高遠難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顛覆之行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上文嘗言皇天假手伐夏之事矣太甲嗣湯正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恃也故言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作不善則

凡殃禍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爲也故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爲小節無傷而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其效積至於萬邦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卑而引之然亦理固爾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倚保也衡平也

商尊伊尹爲保衡猶周尊太公爲尚父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顧孔氏曰常目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即所謂明德也顧諟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爲人欲所昏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丘視夏爲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來皆作自周有終子王子謂周當作君按古文君作商與周相似故誤之也清霞經說亦作君太甲之心爲人欲所昏不能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常存省此天理烱然在中對越天地鬼神遂爲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厥辟安定

師衆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覲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其後嗣王罔克有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葢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以警太甲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昧晦爽明謂夜而初明之時丕顯者此心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坐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曰旁求俊彥啟迪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於伊尹所以託孤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自指者蓋嗣王不惠阿衡惟庸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爲重也故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之命以自顛覆也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戒之曰謹乃儉德必苟目前故曰惟懷永

圖其爲事也必輕發故又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虞虞人掌射獵者也機弩牙也張[illegible]書所謂[illegible][illegible]往將發矢也括于度沈存中曰頃海州人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爲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以度高深書往省括于度疑此乃度也欽厥止凡未接物之時此心須存敬畏此卽顧諟丕顯之法若其行事則一循乃祖之跡勿妄爲以顚覆之也然亦惟欽則能率乃祖攸行耳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太甲顛覆非必禀賦之不善也其爲不義習而熟之則若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伊尹嘗見夏桀之爲弗順矣今又見太甲所爲不順覆亡之事豈可常見哉古者天子居憂則在梁闇太甲之爲不善以其深

居宮中有與之習者又其貴爲天子心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桐葢湯葬地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毋俾世迷勿使之終身迷也焄蒿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至於用此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奉迎太甲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舉君民相須之義葢言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

慶懌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

之德圖惟厥終

不明于德謂不知有此心之天理此正與顧諟

丕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肖也度者心之則禮者

事之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

招放廢也孽災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

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身於不肖而惟欲縱

之徇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爲後人者俱有禮度惟

太甲縱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顛覆之

由放廢之事怨艾之實求誨之眞克終之美俱在言意之間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隣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一節顚覆今雖自悔豈能遽孚於天下亦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修之實苟至則實德自協於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

實意故民悅服於下而隣國之民亦戴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乃厥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它求也改前日之顚覆則奉先思孝一惟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倖則接下思恭一惟賢德之順視不蔽於媟近則明無不及聽不蔽於邪佞則聰無不聞蓋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尤羣言之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三者俱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眞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天也

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天位艱哉承上無常者而言也德即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否德亂也而與之同事者罔不亡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

亂言事則悖道之爲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
與之興事機無極又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
始常慎其所與同者則惟明明之君能之一有
不明則照察不及卽有與治道異與亂事同而
不自知者矣此所以君心常欲其明而不可有
一息之昏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
監茲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的亦惟時時
懋敬其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親

之民懷神享不待言矣今王嗣令緒監茲則勉其與治同道之實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伊尹言成湯盛德配天之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而難及或忽於近而躐等故又言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知天位之艱難而謹其身然欲謹於終必自始而謹之此皆爲之有本行之有漸者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道也亦自下自邇之事逆心之言不可以其戾於已而不聽也必求諸道合於道則忠言也遜志之言不可以其順已而輕信也必求諸非道非道則諛言也蓋天下之言不一逆心之言雖未必皆道也但忠言多逆必先以道求之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道也但諛言多甘必先以非道求之若逆心而先以爲悖遜志而卽以爲善則逆忠聽佞多自是始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說曰王

林氏句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論爲學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尤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爲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温故知新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爲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

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傳說始工夫極爲精密履祥按數學半之云自學記即以爲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子王子以爲此章方言爲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慮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與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導之卒就平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密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者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

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葢得諸甘盤之所敎但於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斆學之半也是以傳說於其所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相亟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思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葢忽不其知其人於聖人之域矣王子曰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密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密者則有勞擾

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象又可見矣此章言商以一德而興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上文言桀之所以亡商之所以興此總結之以警太甲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者振作精明之謂然必終始惟一接續不已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

夫於此可見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篇首言伊湯咸有一德上文旣勉太甲以君之
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官百官也左
右輔相也賢有德才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爲
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
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葢輔相之職此聖賢之
職任不止於賢且才也四爲字皆從去聲大抵
爲臣之任其爲上也爲輔其德耳而非爲君身

之嗜好從欲也其爲下也爲利其民耳而非爲
一身之利祿妻孥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愼
爲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
謂君臣協和爲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止一德而止也德指行而
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
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孤終司徒協旅之協蓋
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
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

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爲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拘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爲是而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爲非而用之彼時則爲是者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廣漢張氏曰書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

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

鋩耳朱子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生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由一德而推言其政化之效以申常德保位

之語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又發明餘意警戒以終之七世之廟可以觀

德即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即小可
以知大君民理本相須人主不可有自大而狹
小它人之心一有是心則人有不得自輸其情
者矣夫人一有不得自輸其情則上不盡下下
不親上而事不行矣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
素志視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故今所以告
君者又若此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
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
之然此四語者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

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卽繼
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
之旨卽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
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
與聖人之言有間與蘉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
之體觀之自臯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
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
分常卽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
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與一亡旣明則
又以二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

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尹訓太甲三篇皆精切明白矣而

終之一德之書如此此太甲所進於此此亦可覩矣

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書名卷之三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